

我不会跑偏

孙娟

17岁那年,我从安徽黄梅戏学校毕业,分配至安庆市黄梅戏三团工作,时任团长杨长江老师、副团长阚根华老师就把我交到了胡静老师手里。

“胡静老师哎,这个伢子条件不错,是个好苗子,让她跟着你学戏学唱腔。”

“早就听说有个好苗子不错,你们放心,我好好教她。”

少年的我不善言辞,不懂表达,睁大眼睛看着胡老师就直觉得亲,我和恩师的缘分就这样结下了。

1992年安庆市举办首届黄梅戏艺术节,我接到任务,饰演《天仙配》中的七仙女,拿着曲谱就去胡老师家了。从第一场开始,胡老师一字一句给我抠,先给我讲情境:活泼可爱的七仙女一个人在天宫数行云,百般寂寥,想去人间看一看。我唱不出感觉,胡老师说先要叹气,心里要想着天宫真没有意思,然后叹气式地演唱,嘴巴还要微微噘起来,有一点少女的娇嗔,再唱出“天宫岁月太凄清”……她一遍又一遍教我,哪里换气,哪里停顿,哪里音量放宽,哪里由弱渐强,哪里需要来一个装饰音,哪里该是平的,不厌其烦。唱到“大姐常说人间好”这一句,她让我脖子稍微歪一点,眼睛想着人间美好的画面……我一一模仿,终于达到老师的要求了,老师比我还开心,还兴奋。到了吃饭时间,老师说:“就在我这里吃饭,吃完饭继续上课……”就这样,一连两三个月,胡老师把整出《天仙配》唱腔解剖式地给我梳理了一遍又一遍,并把她丰富的舞台经验、人生感悟、情感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。

我离开安庆,调到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工作,胡静老师一直跟踪式地关注我的业务。她去世前不久看了央视戏曲频道播放我录制的《女驸马》,打来电话,既表扬认可,还指出问题:“《洞房》中冯素珍唱‘你今若将驸马杀’这一句唱完有个一个小过门,你指着公主,这个动作不准确,怎么敢指公主呢?这对她也不尊重。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,马上做了修改。

我何其有幸,有这样一位良师时刻提醒我,让我在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稳,不会跑偏。

孙娟,国家一级演员,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获得者。曾荣获法国巴黎中国戏曲节最佳女演员奖、首届严凤英杯全国黄梅戏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“金奖”、中国戏剧红梅奖全国青年演员戏剧大赛“金奖”。

我在安徽黄梅戏学校读书四年,拿胡老师的话说,“嗓子没有好过”。胡老师提醒我正在“变声期”,要保护好嗓子。因此,每逢老师的唱念课,开场白必是:“(夏)圆圆哪,程丞在寝室里有没有瞎叫瞎闹啊?几点钟睡觉啊?”结束语就是:“贝贝啊,还有你们啊,都要监督小程丞,她要是吃辣的,或者大声讲话,你们就跟我讲。”老师讲这番话时,是那样严肃、认真,时间长了,我也禁不住犯嘀咕:女孩子变声反应应该没那么大呀,为什么我的姐妹们就不像我这样呢?果然,该来的还是来了。

戏校一般都是自愿报考,毕业后自寻出路。我们96级是特招,毕业后包分配工作。眼看着过两年就要离校了,嗓子还是不见好,学校也只能为我另谋出路,准备把我送去省艺校学习舞蹈专业,或许将来还能有份工作。老师对教学全心付出,对教学以外的任何事情向来是不问不答的,



前排左起:赵丽、熊东旭、胡静、何凤娇、董桂英、钱立芳、李芳芳

老师,我对您说

赵媛媛

第一次去您家,是由著名梅戏表演艺术家郭幼华老师带去的,您说:“先唱一段你最擅长的给我听听。”我特别紧张,还没有唱完就看您紧锁眉头,更加紧张了,不知所措地唱完了,您认真的模样和专业的点评,吓得我手脚直抖,很快您又用特别关爱的神情和温柔的言语,让我瞬间自在轻松了好多。此后,我便成了您的学生。

黄梅戏里有很多名段唱腔,从《天仙配》“树上鸟儿成双对”到《女驸马》中的“为救李郎离家园”到《牛郎织女》的“到底人间欢乐多”,再到《小辞店》等等,无一不是您一段段、一句句、一字字地帮我紧抠每个细节。您说:“表演这些传统的名段,一定要把握好人物特色,一定要用心用力。”我的每个作品都承载着您的辛苦和汗水,尤其是代表作品《孔雀东南飞》更是花费了您大量心血。从曲谱出来,您就跟我一起打磨,要求我咬字要正,声音要往前打、往中间走,唱得要松弛些,要有情感……您的表情、手势、坐不住的样子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您亦师亦友又如母亲,我和您就像母女,那几年我天天就在您家待着,吃吃喝喝再上课,饿了您就做好吃的,困了就睡小房间,醒来就上课,连您宝贝女儿小妮都说:“媛媛姐姐就像自己家的亲姐姐呢。”您有风湿关节炎和心脏病,炎夏去上课时,我们吹着空调,您却穿着棉裤,我看着好笑,笑完想哭……

记得在您去世前的两个月,我去看您,您兴奋地捧着我的脸说:“让我看看你的小脸有没有变丑,有没有变憔悴。”临别时您一再嘱咐我:“虽然有些成绩了,但还要练唱啊,下次来还要唱给我听的。”没曾想那便是您对我这个学生最后的嘱托,生死两茫茫,天各一方,我去哪找您?

赵媛媛,国家一级演员,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获得者,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项目传承人。

难忘的高分

程丞

更何况中途转学也是常有的。没想到胡老师得知此事后,专程找到校领导,恳请不要把我转走,并保证:“把这个孩子交给我,如果她出不来,责任在我。如果她的父母找来,就说是我不放的。”

我的嗓子并没有向好,有一年甚至到了无法完成期末考的地步,往年收到成绩单,总是盼着看到唱念课的分,而那一年,成绩单在家躺了好几天,我才打开。令我吃惊的是,唱念课依然是我们组最高的96分,泪水一下涌了出来!“老师,我明明没有参加考试啊!”我哽咽着问老师。“丞哪,我是最了解你的。我教的唱腔里所有的内在情感和韵律你都完全能够领会,只不过暂时表达不出

来,可一旦你嗓子好了,你是绝对可以唱好的,你在我心里就应该是这个分数!”“真的吗?”“切,老师难道还骗你呀?你看你那感觉,就那么点气声,把自己韵的,都不晓得拿自己么样搞才好了!”我哭着哭着又笑了,笑着笑着又哭了……后来我时常想,假如当初没有老师的不弃,现在的我又在哪里?

程丞,国家高层次青年拔尖人才,文旅部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,湖北省剧协副主席,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,现任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团长。曾获第二十八届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。

跟恩师聊天

吴美莲

1995年,我考入安徽黄梅戏学校,才15岁,对这里的一切既好奇又紧张。当时学校安排教唱念课的是胡静老师,第一次见到她就感觉特别温暖,没有丝毫的拘束感,特别是她的笑让人如沐春风。1998年第一届严凤英大赛,学校安排几个比赛的选手跟胡静老师学唱,我演的是《小辞店》,为了更好地辅导我,她不仅在课堂上教我,还让我住进了她的家里,房间放了一张小床,我就睡在那张床上。

当时同学们去老师家学戏,总是带着录音机和笔记本记录,唯独我什么也没带。胡老师就问我:“人家都准备齐全,你怎么什么也不带?”我便说:“我用脑子记就可以了!”我对唱腔的领悟力很强,胡老师总是逢人就夸我。老师的眼神纯粹,她的表扬不是客套话,而是真诚的祝福和殷切期望。

每次午睡时,我都会洗个脚再上床睡觉,胡老师总夸我这个习惯好,生活有条理。每次在老师家练唱到四五点的时候,老师就留我在她家吃晚饭,还教我做菜。和胡老师吃完饭,我们就会坐在一起聊天,一聊就是四五个小时,我和胡老师总有说不完的话,每每说到动情之处,她的情绪也会随着我的情绪变化而变化。

老师的母亲也与她同住,我们就像一家人,其乐融融。后来奶奶生病住院,我一直陪伴在胡老师身边,她和我无话不谈,从戏里到戏外,从点滴的生活小事再到她年轻时的恋爱趣事,胡老师都会和我聊上许多。

暑假过后,我从胡老师家搬出来,进了当时的安庆市黄梅剧院一团。虽然离得远了,但我还是隔三差五去她家,跟她说说我大大小小的进步,说参与晚会、汇报演出的事。有时候忙,我就会和胡老师通电话,聊上几个小时,我特别喜欢听胡老师的声音,她也愿意做我的听众。

老师的品德和育人方法,不仅仅在学习上帮了我,她更是教会我做人,她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我相信薪火会相传。

吴美莲,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,国家一级演员,第30届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获得者,全国“寻找七仙女”大赛总冠军,首届全国黄梅戏青年演员大赛“黄梅之星”,新世纪黄梅戏“五朵金花”之一。

胡静:
大写的师者